

黑海海峽 問題

巴茲列維奇奇著 • 君達譯

光華書店發行

國際問題叢譯

黑海峽問題

巴茲列維奇
著 魏 遠 譯

光華書店發行

黑海海峽問題

著者 巴茲列維奇

譯者 君 達

出版者 生活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華北·東北·華東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HEIHAI HAIHIA

一九四七年一月連初版

一九四八年九月哈爾濱初版

發行五千冊

目次

引言.....	一
一 博斯破魯斯和韃靼尼爾——通黑海的大門.....	二
二 十八世紀中葉前，俄羅斯爭取通亞速海和黑海的出口的鬭爭.....	四
三 黑海北岸之併入俄羅斯.....	一六
四 一七九九和一八〇五年，俄土之間的防禦同盟.....	二二
五 土耳其之退出與俄羅斯的防禦同盟.....	二九
六 蘇聯和黑海海峽問題.....	四四

引 言

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蘇聯政府曾致書土政府，建議修改一九三六年於蒙特婁所締結的關於博斯破魯斯和韃勒尼爾海峽的公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證明了，這一公約沒有保證各黑海國家的安全，也不適合現時的條件。因此，蘇聯政府建議土政府，以共同的辦法組織海峽的防禦，而不破壞土國的主權。

蘇聯對於海峽制度和其防禦問題的建議，在全世界上產生了巨大的印象，並在各個國家中引起了衆多的反響。因此，從歷史上考查一下，對於黑海國家有着生死攸關意義的海峽問題是怎樣產生的，是很重要的。這之後，就會完全明白，蘇聯政府的正義要求，是基於多世紀的宏大經驗的，這一經驗充分可靠的證明

了，作爲將封閉的黑海與南方諸海聯結的唯一道路的海峽，一方面，在各國人民之間的平時交通上，起了卓越的作用，另一方面，也給對黑海沿岸施行強盜的進攻，開闢了可能性。

一 博斯破魯斯和韃靼尼爾——通黑海的大門

誰都知道，在一切歷史時期，海上交通對於各國人民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有着如何巨大的進步意義。按照自己的地理位置，黑海乃是大地中海流域的一部，是它的大『海灣』。

從遠古開始，博斯破魯斯和韃靼尼爾就起着將黑海與地中海隔開的雙重門戶的作用。韃靼尼爾海峽的最狹窄地點，離由愛琴海通海峽的入口不遠，只有約一千三百公尺的寬度。博斯破魯斯還要窄些：其平均寬度，不超過六百五十公尺。海峽的這種小的寬度，還在古時，就給予了將海峽的亞歐海岸握在自己手中的

人們，有可能充分實現對海峽的控制，並從中取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優勢。

古希臘人，出色地懂得黑海海峽的意義，他們依照阿基維特的忠告，在離哈爾凱登（科狄根）不遠的黑利梭保利斯，建立了關卡。希臘人高度地重視了伸展於黑海的諸國底經濟意義，在黑海沿岸上，創立了自己一系列的殖民地。其中最大的，是位於北黑海岸，特別是在克里米。依照德莫斯芬的證明，運入雅典的食糧，一半是由黑爾松來的。

古希臘的繼承者拜贊庭帝國，也力求將黑海變為純是自己的版圖，不許一隻外國艦船進入其水面。可是，如果在古代時期，還在家長氏族制度水平的北黑海岸的居民，不能與諸希臘奴隸佔有制國家相抗衡，則隨着俄羅斯東方斯拉夫人的統一，與強盛的基輔公國的成立，形勢就完全不同了。斯拉夫移民開始進到了亞速海海岸，而在塔曼半島，成立了單獨的俄羅斯的公國麻達拉罕，它攫取控制了刻赤海峽。拜贊庭在地中海中排擠俄羅斯的貿易的企圖，引起了基輔公國，幾次大的海上進軍帝國首都皇城（君士坦丁堡）。基輔俄羅斯，善於保衛了自己的利

益。依照九一一和九四四年的條約，它獲致了利用黑海以與拜贊庭互相往來的權利。

波羅夫遊牧人（匈奴的俄名譯者註）的佔領黑海沿岸大草原，以及蒙古韃靼人的入侵，使俄羅斯的海上交通斷絕了。在幾世紀中，俄羅斯人民被逐出了黑海岸，並與其他地中海流域國家截斷了。

十八世紀中，黑海貿易旁落於意大利人之手，他們在黑海北岸，建立了自己一系列的殖民地。意大利共和國威尼斯和熱諾亞間的競爭，結果後者勝利，其主要殖民地科發（費多西亞），成了西歐黑海各國和東方各國間，商務聯系的最大中心。

十四世紀末和十五世紀初，在黑海上，第一次出現了土耳其海盜，他們開始襲擊商船。熱諾亞和威尼斯，企圖以貢物向土耳其人贖取自由，但無濟於事。

一四五三年，拜贊庭覆亡了。站穩在海峽岸上的土耳其人，在這裡獲得了優越的貿易的和戰略的陣地。黑海和地中海流域中的情況，驟然變化了。一四六三

年，蘇丹（土耳其皇帝——譯者註）在韃靼尼爾的兩岸上，建築了岸防砲台——舍烏巴爾（在歐洲方面）和契拉喀列（在亞洲方面）。從這時起，土耳其的官員可以隨意阻留任何外國艦船。當一四七五年，土耳其人將克里米南岸各城市，從屬於自己權力之下，並把克里米王變為蘇丹的臣下和納貢者時，國際貿易的形勢更加惡化了。對於來到科發和君士坦丁堡的俄商的有系統的掠奪，使得伊凡三世，在一四九六年，派出了自己的使節到蘇丹巴亞茲德二世那裡。但蘇丹不願意，因之也不能夠作出什麼，以保護俄羅斯的商民。

其他歐洲海上強國（英、法、荷），想從蘇丹那裡獲得允許自由通行海峽的企圖，也告失敗。逐漸地在土政府中，確立起了這一觀點；黑海是土耳其的內海，那兒連一個外國人都不許進去。

這樣一來，通黑海的『門戶』，對於外國船隻說來，是被封閉了，而土耳其人自己，由於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低微，又無能供應黑海各國通商航海的要求。黑海和地中海間自由交通的斷絕，有害地影響了這些國家。

二 十八世紀中葉前，俄羅斯爭取通亞速海

和黑海的出口之鬭爭

從十五世紀末葉起，在俄羅斯的土地聯合於莫斯科周圍後，俄羅斯開始迅速成長為一強盛的歐洲強國了。可是在封建割據和金可汗統治時期，俄羅斯人民，與環繞東歐海岸諸海斷絕起來了。這非常有害地影響了俄羅斯國家經濟的發展，並妨礙了與其他國家建立起文化的聯系。此外，俄羅斯的土地，在十六至十七世紀中，也都是敞開門戶給外族入侵，多次遭受克里米王國的破壞性襲擊。一五七一年，克里米韃靼人，利用了俄羅斯軍隊忙於與利翁武士團的戰爭，出乎意外地突進了莫斯科，並焚燬了俄羅斯的都城。南方邊陲的防禦，要求着俄羅斯大量的支出和巨大的努力。

不顧從韃靼人方面而來的經常的危險，他們把成群的俘虜，在君士坦丁堡和小亞細亞奴隸市場上賣為奴隸，而俄羅斯終究更為頑強地進軍南方大草原，回到

黑海，回到他們祖先在九至十世紀所住的地方。俄羅斯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也要求出入於環繞東歐平原的各個大海。這一最重要的歷史任務（作為歐洲國家的俄羅斯底命運，即繫於此任務的解決），為彼得一世提出了。

奴役各南方斯拉夫人，和企圖在十七世紀後半世紀，向西方推進得更遠的土耳其人，其掠奪政策的結果，引起了同盟的成立，參加這一同盟的，有奧大利、波蘭和威尼斯。一六八八年，俄羅斯也加入了這一同盟。

一六八七和一六八九年，女皇索菲亞對克里米的進軍，其結果是失敗了，這一失敗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沿着乾涸而焚燬的草原前進的困難。彼得決定在另一方向上給與敵人打擊，打擊那封鎖住頓河河口的土耳其的要塞亞速。

這一計劃的最大優點，是能夠利用水路（俄喀河——伏爾加——頓河）運輸軍隊和輜重。可是，一六九五年第一次對亞速的圍攻，沒有獲致所需的結果。沒有俄羅斯艦隊，就沒有可能實現對亞速的封鎖，而土耳其人自始至終都從海上供給要塞。

在圍攻的兵團撤回過冬後，彼得以其所具有的精神，着手建造小的軍艦和運輸船隻。在非常短的期間，在冬春的幾個月中，於莫斯科和伏羅涅茲附近，建造成了二十七艘小的戰艦（大橈船）和一千五百隻運輸船。一六九六年夏，在亞速的土耳其人，出乎意表地見到了，在河上和海濱抵駛近要塞的新的俄羅斯艦隊的密林般的船桅。這一次土耳其人想從海上援助亞速的企圖，結果是失敗了。一六九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亞速投降了。

俄軍在爲奪回亞速海和黑海海岸的鬭爭中，所獲得的這一初次勝利，是很了不起的，它標幟了，爲保衛俄羅斯的利益所必需的俄羅斯艦隊底誕生。

在與土耳其戰爭中，彼得追求着兩大主要目標：使俄國南方邊疆不受土耳其韃靼人大軍的襲擊，和獲得黑海的出口。亞速的佔領，使第一個任務是部分地被解決了，靠着亞速，可以威脅克里米王國，並扼制其對俄羅斯南方土地的強盜的進攻。俄羅斯的軍艦和商船之出航黑海，就在亞速佔領後仍是被封閉的，因爲土耳其人掌握了那里卡納和刻赤，仍舊有不使一隻船通過刻赤海峽的可能性。因

此，彼得異常懂得，亞速的投降只是部分的勝利，爲要達到既定的政治目標，必須繼續戰爭。

彼得一六九七年作國外之行時，他希望鞏固和擴大歐洲各國的反土同盟。可是，很快地他確信了，歐洲大國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吸引在西歐，由於哈布斯堡王朝衰老的西班牙王卡爾二世之行將壽終，在西歐產生了，關於其廣大的大陸的和海外的領地的命運的問題。此外，在自己停留於維也納時，彼得知道了，在對土戰爭中的俄羅斯的盟國——奧大利和威尼斯共和國——，正準備與土耳其人開始和平談判。

不擁有強大的艦隊，在當前的形勢下，繼續戰爭沒有任何的意義。

一六九九年，在卡羅維查城舉行的和會上，俄羅斯的代表，是雷蒙多·多美尼加·德·里津。根據同盟國間事先的妥商，「每國領有它實際上佔有的領土，而列爲和平協定的基礎。依照這一公式，俄羅斯應獲得亞速，以及位於德涅泊河下游的四座小城。在俄羅斯代表所建議的和約草案中，也包含有俄羅斯艦隊自海

航行於黑海的要求。

可是，奧大利人（雖然他們是俄羅斯的盟國），特別是在同盟國與土耳其人間談判中，與荷蘭大使一道承担起仲裁人作用的英國大使威廉·白傑特侯爵，不僅不支持源於「每國領有它實際上佔有的領土」這一公式的俄羅斯的要求，而且盡一切努力，使得在德涅泊河三角洲中，不使俄羅斯抵達黑海沿岸。爲英大使的支持所鼓舞的土耳其人，執拗地堅持俄羅斯人從其在戰時所佔領的各德涅泊河上的城市撤退。在長久的爭論後，決定了締結二年的停戰協定，在此二年中，俄土兩國應達成關於和平條件的協議。白傑特侯爵在停戰問題上，也立於與俄羅斯人銳敵對的立場上，堅持停戰只限於三個月，同時也堅持禁止俄羅斯人恢復工事的構築。

彼得派了深謀遠慮的耶麥利揚，烏克蘭則夫至君士坦丁堡，爲與土耳其直接談判締結和平的特使。一六九九年九月，他坐在四十六米厘口徑大砲的軍艦上，抵達了土國首都，拋錨在蘇丹皇宮的對面，以禮砲通告了自己的到來。也如在十

羅維查城會議上一樣，在君士坦丁堡的紛歧的主要點，也是自由航行于黑海的問題，和俄羅斯艦船通過海峽到伊斯密爾和埃及的問題。土耳其人滑稽地同意允許俄羅斯艦船僅能航行到刻赤。烏克蘭則夫在自己的抗議中指出：「俄羅斯建設一偉大的海上商船隊，不是爲了使它老在一地停着」。土耳其人却繼續肯定說，黑海和其整個海岸，爲蘇丹一人所領有，因此俄羅斯人永遠也不應希望，會允許他們航行於黑海。土耳其全權代表，把黑海比畫爲一「純潔無瑕的少女」，蘇丹是從不允許任何人去玷染她的。他說，如果外國艦船開始航行於黑海的話，則「土國會跌倒而兩脚朝天了」。一六九九——一七〇〇年俄土會議時，在君士坦丁堡的英國和荷蘭的大使，支持和挑起了土耳其人對俄羅斯艦船可能出現於黑海的恐懼。

在長久的討論了產生於尖銳的外交鬭爭情況中的和平條約的條款後，土耳其人同意將亞速與一通向亞速的小塊領土，讓給俄羅斯，而黑海航行的問題，則直到派來應批准和約文書的「莊重的大使」以前，仍然擺着。果里津公爵被派爲赴君

士坦丁堡的「莊重的大使」。可是在給予果里津的訓令中，毫未談及海峽問題。在黑海航行方面，彼得也作了相當大的讓步，以求消除土耳其人的任何的懷疑，和對俄羅斯的軍事政治的意圖方面的恐懼。果里津囑命同意土政府擔負對俄羅斯商船的警衛，並甚至同意於土耳其人將自己的人放在俄羅斯船上「以行監視」。土耳其人不顧這些讓步，拒絕滿足俄羅斯的要求。以蘇丹，宰相和整個樞密院的名義，向果里津申明說，土政府再不願說道和聽到關於俄羅斯之航行於黑海的話。深知土政府情緒的耶路撒冷主教，規勸果里津不要再談到航海的話，「你只要一談到，則你就會破壞和平，就會使土耳其人滿腹疑竇」。土耳其人想塞住由亞速海通向黑海的通路，並在該處建築許多要塞，以便不使莫斯科的船隻進入黑海」。

忙於與瑞典爭奪波羅的海的方起的鬭爭，彼得不再堅持在黑海的航行了。一七一一年普魯特進軍失敗後，亞速又歸了土耳其，而尙未建成的亞速海艦隊就被消滅了。

俄羅斯外交在南方的失敗，在相當的程度上，由俄羅斯在北方的卓越的勝利所補償了。根據一七二一年尼塔特和約，俄羅斯獲得了從維堡到里加的波羅的海的整個海岸，通向西方的海路，是經由不凍港而開闢了。

從彼得一世爲俄羅斯船隻行動於黑海的這一鬭爭的教訓中，得出了下述的結論：（一）土耳其由於奪佔了黑海北岸和使克里米汗國完全隸從於自己，把黑海看成了自己的『內』海，因此，俄羅斯只有在土耳其遭受軍事失敗的結果下，才能達到通黑海的出口和船隻自由通行海峽的權利；（二）土耳其之力求對俄羅斯封閉黑海，找到了大多數歐洲強國特別是英法的充分支持。

十八世紀初葉，海上強國英國和荷蘭熱心地在俄土二國之間起仲裁人的作用，努力利用這點，以加強自己對土國的影響，並極力達成於他們有利的和平談判的結局。十八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中，俄羅斯爲出入黑海的鬭爭，具有更其尖銳的性質。此時，法國的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在土國是大爲增長了。法國外交的陰謀詭計，使得在十八世紀三十年代中，土國對俄羅斯的關係，是極其厲害的敵

對關係，在東方政策中，法國外交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爲效忠土國蘇丹而整編土軍的法軍官波列瓦爾在其致宰相的信中，充分暴露無遺的敘述出來了。一七三四年初他寫道：『莫斯科人，以自己迅速的生長，改變着歐洲的整個體系。因此，爲了土國利益，爲了保持歐洲的勢均力敵，都絕對必須組成法土同盟，以便有可說的話，將莫斯科人送回到他們的老疆界，並阻止他們參加歐洲的事務。』

一七三六年，開始了新的俄土戰爭。這一戰爭的起因是克里米韃靼人襲擊俄羅斯的南部各區。縱然俄軍對這一戰爭的準備薄弱，戰爭却給土耳其人帶來了接二連三的失敗，其結果使得在一七三七年，土國就同意舉行和平談判了。但爲此而於一七三七年在涅米羅夫所召開的會議上，得到了西方強國的（其中也有俄羅斯的盟國奧大利）外交支持的土耳其人，拒絕了俄羅斯的要求，雖然那些要求是非常溫和的。

涅米羅夫會議，未獲協議就閉幕了，俄土之間的軍事行動，又重新再起。俄軍的新的勝利，引起了西方外交家們的惶惶不安。特別是法國更驚慌萬狀，它深

怕土國被打垮，因而不能阻止俄羅斯之進入黑海海岸。法國的外交，成功地獲得
了俄政府同意法國在新的俄土談判中的調解作用。被指派為調解人的，是一狡猾
的外交家，法國向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威里涅夫。他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自己服務
於土國和法商界人士的作用，這些法商是力求鞏固法國在東方貿易中的獨占地位
的。

一七三九年，俄軍取得一系列的輝煌勝利。土國宰相的主力，在斯大烏鹽被
粉碎了。佔領荷丁要塞後，俄軍越過了普魯特，並佔領了雅綏。摩爾達維亞的居
民，歡欣鼓舞地歡迎自己的解放者——俄軍。此時，威里涅夫利用着俄政府付託
給他的進行和平談判的全權，在伯爾格拉德簽署了俄土之間的和平條件，這些條
件以其與俄羅斯所受到的犧牲和俄軍的戰績迥不相稱，而深使所有人們駭異。這
一和約唯一符合俄羅斯利益的條件，是土國放棄亞速和其附近的領土。可是放棄
亞速的土耳其人，提出了將要塞破壞和將所有交出的領土變成兩國之間的壁壘，
為不可更易的條件。再者，伯爾格拉德條約，肯定了禁止俄羅斯在亞速海和黑海

有自己的艦隊。威里涅夫對自己外交把戲的全勝，大為歡騰，而對奧國重獲天恩，亦不盡的土政府，又給法國在東方的貿易以新的特惠。

三 黑海北岸之併入俄羅斯

從十八世紀下半世紀起，在黑海問題的歷史中，和與此問題有關聯的經由海峽航行的問題的新時期，就來到了。由土國掀起的與俄羅斯的戰爭（一七六八——一七七四年），很快就一目了然地表明了俄羅斯的軍事威力，和土耳其的微弱。一七七〇年，俄軍就在斑慕，拉爾格和卡古爾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同時俄艦隊輝煌地實行了愛琴海上的遠征，這一遠征結果在切斯敏灣消滅了土國艦隊。由於這些勝利耶卡德琳娜二世在一七七二年三月廿二日給奧爾羅維夫勅書中，就這樣確定了未來和平的基本條件：（一）減少土耳其人的『進攻俄羅斯的能力』；（二）『將貿易從奴役下解放出來』，建立兩國間的『無阻的交通』；（三）戰

時所遭受的損失，得到正義的滿足。在具體應用上，這些要求意味着：在亞速方面恢復一七〇〇年和平條約的條件，大小喀巴爾達復歸俄羅斯，建立獨立的「韃靼人民」（克里米汗國），歸回「格魯津亞人的土地和城市給格魯津亞的領主，這些土地和城市現在已成爲我們不受非正義掠奪的武器」，開放黑海和海峽給俄羅斯商船。

雖然西歐的許多政治家深爲懂得，對於俄羅斯說來，將黑海北岸歸還它，和求得對各南方海路的自由使用是非常必須的，而正是俄羅斯的這些要求，在外國的外交家中，引起了最爲強烈的驚惶不安。得知俄羅斯對於未來的對土和平的建議後，英外交部長羅其福爾德，寫信給英國駐彼得堡的大使喀特喀爾說：「我不能不告訴你，聖彼得堡所持有的關於將黑海貿易開放給各國人民的思想，可能引起強烈的反對……在這一草案中，俄羅斯的最近的見解，顯然的，是在於給自己

在黑海中開闢一條通到地中海最短的道路，在土政府（同時它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同意情況下，不可避免地會喚起直到現在這一海上的貿易都是自己手中

的那些人民的嫉妬，並大有可能會促使他們擔心位於在那些邊疆上的他們的領地底未來命運。

羅其福爾德正確地反映了，歐洲主要國家對俄羅斯所提起的關於黑海航行和關於開放海峽的問題的態度。不管當時俄羅斯與這個或那個歐洲國家存在着何種相互關係，它們誰也不願意，甚至於俄羅斯的盟國也不願意這一問題得到對於俄羅斯有利的解決。法國深恐俄羅斯的艦船出現在近東的貿易的道路上。與法國刀槍相對的英國，起初熱心地幫助俄羅斯，但當它確信，俄羅斯人打算從本身的勝利果實中取得利益的時候，就立刻改變了自己的態度。奧大利在等待着，當兩個敵人——俄羅斯和土耳其——都在戰爭中相互削弱後，它可以拿出本身的要求來。普魯士的立場，其特點為弗利得里赫二世表現在他的回憶錄中：『普魯士還沒有忘記，俄羅斯在最近一次戰爭中所給予它的打擊；自己來協助這樣一個可怕而危險的國家日趨強大，是完全不利於國王的。只有一個選擇——或者將俄羅斯停頓在它的巨大成就的道路上，或者是最聰明的，試施以狡猾的手腕，將其勝利

以利於自己。國王在這方面，對兩者都是不輕視的……」弗利得里赫在給自己兄弟的信中寫道，當他得知俄羅斯的要求時，他是「怒髮沖冠」了。

這是完全可以瞭解的，在這種條件下，唯一正確的決心（耶卡德琳娜也下定了這種決心），就是無論如何力求不用仲裁人而與土耳其締結和平。但土耳其仍然希望奧大利的軍事援助（後者曾在一七七一年與它簽署了秘密的同盟公約），同時也期待着瑞典去進攻俄羅斯。因此，爲法國外交的廣泛的許諾所嫉使的土耳其，不願軍事上的失敗，在未來的和平條件上，不肯作任何的讓步。

耶卡德琳娜二世在土耳其面前提出了最低的要求。在寫給於一七七三年派赴布加列斯特會議的自己的代表奧布列斯科夫的函件中，她以下述形式，表現了這些要求：「如果在和平條約下，沒有取得韃靼人的獨立，沒有黑海上的造船，從亞速海到黑海的海灣中沒有要塞，則可以老實地說，我們以所有勝利，沒有贏得土耳其分文，我第一個講，這種和平，判斷起來，是與普魯特和伯爾格拉德的和平一樣可恥的。」

土耳其人頑強不肯讓步。在與奧布列斯科夫的談判中，他們堅決反對給予俄羅斯在黑海通商航海和船隻自由通行海峽的權利。對俄羅斯要求交出耶里卡納一事，他們申明說，這一要案乃是『君士坦丁堡的鎖鑰』。奧布列斯科夫反對說：『如果土政府將耶里卡納認作君士坦丁堡的鎖鑰，則俄羅斯把它認作等於本身安全的鎖鑰，鞏固人自由的鎖鑰，航海的鎖鑰。』

確信以談判的辦法不可能達成協議後，耶卡德琳娜二世指示魯勉則夫『以武器的力量向敵人逼出至今不能以談判求得的東西』。一七七四年一月，魯勉則夫奉命準備越過多腦河。俄軍新的勝利，才五天就使和平締結了，同時是在比俄政府布加列斯特會議上所同意的條件為更加有利的條件上締結的。一七七四年七月，在古鳩克·喀那爾基村附近的軍營中，魯勉則夫簽署了和平條約。魯勉則夫寫道：『至於談判這一事情所用的儀式，且沒有任何大臣的儀式的，而是符合於一方面是壓倒優勢，另一方面是極端窘迫的軍事狀況的唯一快速的軍事舉動』。根據古鳩克·喀那爾基和平，土耳其承認了克里米的獨立，將刻赤、耶里卡

納、德涅伯河口的金布爾，以及德涅伯河與布格河間的領土，讓給了俄羅斯。對俄羅斯和土耳其都確立了「在一切環繞它們土地的海上」平等的「自由和無阻礙的商船底航行」，俄羅斯商船之通行海峽，也解決了。

這樣一來，不管奧大利和西歐海上強國的最強烈的抵抗，俄羅斯是得到了對黑海港口和俄羅斯商船通行海峽的自己的合法權利的承認。

一七八三年，克里米合併於俄羅斯了。同年，在克里米建立了叫做塞瓦斯托波爾的海港和城市。在黑爾松造船所，軍艦的建造是如此之迅速，還在一七八七年耶卡德琳娜二世訪問克里米時，停在塞瓦斯托波爾碇泊場上的強大的俄羅斯艦隊的面貌，就使外國人深為駭異了。

由土耳其人出乎意外地襲擊金布爾要塞所掀起的第二次俄土戰爭（一七八七——一七九一年），又使土耳其遭到新的慘重的軍事失敗。當蘇沃洛夫指揮下的俄軍，取得了對土耳其人的一系列的，給俄軍開闢了越過多腦河的道路的輝煌勝利時，年青的俄羅斯黑海艦隊，在烏沙科夫大將率領下，在四大戰後中取得了

海上的完全的統治權。這一戰爭的結果，土政府再次地相信了，把土耳其變爲自己反對俄羅斯政策的工具的西方強國，是把它置於何等艱難的處境。十八世紀歷次俄土戰爭的經驗，是應當給土耳其揭發出，旨在保存它在以往各世紀中所掠奪的黑海北岸的土地的計劃，是不中用了。土耳其想握有這些起着將俄羅斯和海岸隔開的壁壘作用的土地的企圖，以及如係在自己內『湖』中一樣地照舊在黑海上橫行霸道的企圖，給它自己帶來了慘重的損失。

四 一七九九和一八〇五年，俄土之間的防禦同盟

第二次俄土戰爭結束十年後，發生的事件使土耳其相信，威脅着它的生存的，不是來自北面，來自俄羅斯，而是來自南面，也說服了它，俄土之間的協定，乃是保衛兩國利益和其安全的最好的手段。推動俄土親近的，是法國在地中海流域東部的侵略政策，拿破崙統率下的法軍，奪取北意大利後，佔領了約尼群

島，阿爾巴尼亞海岸上的一系列的要塞，最後，在一七九八年夏天，侵入了阿托曼帝國的一省——埃及。尋求支援以反對法國侵略的土政府，首先見求助於俄羅斯。

俄羅斯也不能對拿破崙士兵在地中海東部的橫行霸道熟視無睹，因為它深恐法國艦隊出現於黑海，它懂得，一個土耳其是無能保證海峽的安全的。因此，得知拿破崙佔領馬耳他後，俄政府就向土耳其提議軍事援助。

一七九八年八月，在烏沙科夫大將率領下，由六艘大戰船，八艘快速三檣戰船和三艘二檣戰船組成的俄羅斯艦隊，派到了君士坦丁堡。以軍威咄咄逼人的烏沙科夫將軍為首的俄羅斯戰船之出現於土首都的停泊場，在居民中引起了非凡的興趣，歡欣鼓舞，盛極一時。烏沙科夫給皇帝巴伐爾的下述報告，證明了俄羅斯艦隊所給予人們的印象：「各地都對我表示了異常的慇懃和好意，也表示了無限的信任……就一切所見看來，近來的土政府和君士坦丁堡的全體人民，都為我們艦隊的到來，發生了無可比擬地歡欣鼓舞；在各種場合下，都是一片歡欣、眷愛

和親切……』。

以後談判的結果，一七九九年一月三日，俄土之間締結了八年的互助條約，此約由兩大基本部分組成：公開部分和『單獨而秘密的條款』。在條約的公開各條中，俄土兩國互相保證了自己領地的完整（該約第三條），並對遭受敵人攻擊的一方，另一方有以陸海軍或從經濟上幫助的義務（該約第五條），秘密條款中，指明了防禦同盟條約所反對的敵人，即是法國。由於法政府『以武力突入屬於近東阿托曼土政府的土地』，俄皇決定幫助蘇丹，藉以恢復平靜和『予法國有害的意圖以恥辱』。土政府有義務讓俄羅斯艦隊從黑海經海峽至地中海，和由地中海返回。對於其他國家的戰船，黑海是宣佈為被封閉的。

在這一防禦同盟的基礎上，在優秀的土耳其海軍軍人之一——喀狄爾貝大將指揮之下，由四艘大戰船，六艘快速三檣戰船，四艘海防戰船和十四艘小炮艦組成的土耳其艦隊，很快就歸併入俄羅斯艦隊，並完全受烏沙科夫節制。九月末，同盟艦隊通過了韃靼尼爾，進入了地中海，駛向法國人所佔領的約尼群島。

在法國人甚爲微弱的抵抗後，在六週中，就佔領了則利果、占地、格法羅里亞和聖馬弗利諸小島。奪取被認爲不可接近的海上城塞科爾發島的主要戰役，在十月底展開了。在法國人所佔領的該島要塞中，貯存的糧食和彈藥甚多，足夠長期被圍之用；衛戍部隊約有三萬人，並有大砲六五〇門。而俄羅斯水兵們，却經受着必需品的缺乏，離自己的基地很遠，又沒有正規的供給。可是困難並沒有使俄羅斯水兵灰心喪氣，一七九九年二月十八日，在勇猛地進攻科爾發前進工事後，法國的衛戍部隊被迫放下了武器。

隨着約尼群島的解放，烏沙科夫遠征的基本任務是完成了。法國人被從通巴爾幹半島的入口處打跑了。並喪失了用以在地中海東部作戰的基地。這樣一來，在幾十年中都對每一艘俄羅斯戰船抱不信任態度的阿托曼帝國政府，深信只有自由使用海峽的俄羅斯艦隊，才能保證土耳其的安全了。

一八〇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俄土兩國之間，又締結了爲期九年的新的同盟條約，這一條約再次地肯定了，俄土兩國所擔承的共同保衛海峽的義務。條約說：

「兩締約貴方，同意把黑海認作封閉的海，並不許無論何國的任何軍艦或武裝船隻的出現。如遇有某一國家企圖以武裝出現該處時，則兩締約貴方必須將此企圖認作同盟國的非常事件（即是實行同盟援助的理由），並以自己一切海軍力量，阻礙之，且承認這是保證自己共同安全的唯一手段。從而就明顯的，自由的通過君士坦丁堡的海峽，對於俄皇的軍艦和運輸船隻不得停止為開放的，土政府（只要與其有關）對於這些軍艦和船隻，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給予一切幫助和便利。」

因此，一八〇五年的同盟條約，沒有破壞土國的主權，規定了對兩國利益攸關的海峽的共同防禦。可是土政府，才在條約簽定後幾個月，就粗暴地破壞了所承擔的義務。引起這一事態的起因，是對於俄羅斯乃一失敗的一八〇五的戰役，這一戰役其結果是俄奧聯軍在奧斯特里茲戰團中受到慘重的失敗。力求在南方東縛着俄羅斯雙手的拿破崙，他得以使土政府深信，在奧斯特里茲一戰役，俄羅斯的軍事威力，是徹底地被毀壞了，從此以後俄羅斯已無能保衛自己的黑海的領土。當時蘇丹色利門三世，在拿破崙軍事勝利的影響下，決定這是重新從俄羅斯

那裡奪得南方土地的下載難逢的好時機到來了，並依靠法國的幫助，將自己國家的政策服從了法國外交的要求。這就使得俄土關係破裂，並演成了新的戰爭。

忘記了歷史的經驗，土耳其不得不付出重大的代價。一八〇六——一八一二年，年的戰爭，結果是土耳其遭到了慘重的軍事失敗，縱然當時俄軍的主力是被箝制在西方。一八一一年六月，數量上四倍優於俄羅斯多腦河大軍的土軍，被庫圖佐夫粉碎了，而土國宰相想恢復攻勢的企圖，結果是使他受到更加慘重的失敗。一八一一年十一月，爲庫圖佐夫所包圍的土軍殘部，投降爲俘虜了。雖然拿破崙正準備開始向俄羅斯進軍，並利用一切的外交釣餌，以使土耳其不與俄羅斯締結和平，不僅是天才的將領，而也是出色的外交家的庫圖佐夫，却善於進行了外交談判，結果在他所提的條件上，與土國簽定了和平條約（一八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於布加勒斯特）。依照這一條約，俄土國界由德涅斯特河岸移到了普魯特和多腦河岸。爲俄軍所解放了的比薩那比亞，歸入了俄羅斯帝國的版圖，同時布加勒斯特和約，肯定了俄土之間以往所有的條約，又重新批准了俄羅斯商船自由航行於

黑海和其通行海峽的權利。

俄羅斯和外國的商船自由使用海峽的權利，也爲一八二九年亞得利安堡和平所批准。由於埃及梅赫墨特·阿利將軍的起義，蘇丹馬赫穆德二世需要俄羅斯的庇護和保衛，於一八三三年七月八日，在君士坦丁堡的郊外溫克爾·伊克列斯地方，與俄羅斯締結了八年的互助條約。俄政府保證着土耳其領土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允諾於必要時將自己陸海軍隊歸其支配。依照條約的祕密條項，土耳其方面必須封閉韃靼尼爾以利於俄羅斯，並『不許任何外國軍艦無論在何種藉口下進入該海峽』。同時一八三三年的條約也規定了，俄土之間以往一切的協定，凡直接沒有爲現約所取消的，仍然有效。因此，基於一八〇五年的條約的第七條，俄羅斯的商船不僅有通過海峽的權利，而且軍艦也有同等的權利。

這點不僅與俄羅斯利益攸關，而且與土耳其也是利益攸關的，後者懂得了，一七九九和一八〇五年所通過的共同防禦海峽的決定，乃是保證黑海國家安全的唯一正確的決定。

五 土耳其之退出與俄羅斯的防禦同盟

正是這一事情，引起了法國，特別是英國的堅決反抗。利用一八三九年梅赫墨德·阿利與蘇丹間發生的新的衝突，英國的外交達到了用多邊的國際公約取消溫克爾——伊克列斯條約，這一公約實際上將土耳其置於各歐洲強國託管之下。

這一海峽公約，是一八四一年由五大強國的代表在倫敦所簽訂的。公約的第一條，是這樣敘述的：『締約一方，蘇丹陛下宣稱，它有堅定的意向，在未來將遵守作為其帝國古法的一成不變的原則，基於此項原則，外國軍艦永遠被禁止進入韃靼尼爾和波斯破魯斯海峽，當土政府處於和平狀態時，蘇丹陛下不使任何外國船隻進入上述海峽。締約另一方，各列強……允諾尊重蘇丹這一決定，並以上述原則為準繩。』

一八四一年的公約，剝奪了俄羅斯依照一八三三年的條約屬於它的，與土耳

其共同保衛博斯破魯斯海岸的權利。同時，在土耳其進入戰爭的情況下，公約不給予俄羅斯以任何的安全保證。

這一事情的結果，乃是土耳其與英法和撒丁國一道，參加了反俄的聯合的克里米戰爭（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

克里米戰爭，再次地證實了海峽對俄羅斯海岸的防禦的重大意義。將海峽開放給俄羅斯的敵人後，土政府就使得對俄羅斯的風帆的艦隊，具有龐大數量優勢和軍事技術優點的英法的蒸氣的艦隊，有可能進入黑海，並在克里米實行登陸。

對於同盟國說來，戰爭的基本目的之一，是修正一八四一年的海峽公約，這一修正應更加排擠俄羅斯的利益，並剝奪其保衛漫長的海岸線的手段。構成盟國所提出的『四點』之一底這些要求，是在一八五四年八月，當英法土三國聯軍還未近抵塞瓦斯托波爾時，通知給駐維也納的戈爾契可夫的。晚後，在一八五四年十二月至一八五五年四月在維也納舉行的大使會議上，這些要求是以更為武斷，更為俄羅斯難以接受的形式寫出。英法大使申言說，會議的工作，應結束俄羅斯

在黑海的優勢。戈爾契可夫堅決拒絕同意這一破壞俄羅斯主權的宣言，盟國之力求禁止俄羅斯在黑海保存艦隊的意圖，此時已是再明白不過了。談判是破裂了。

但尼古拉一世的落後的農奴制的俄羅斯，是無能與先進的歐洲列強的聯合，進行長年的鬭爭的。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二日，奧大利也參加了攻守同盟。以奧大利和普魯士爲首的一切日耳曼國家，也出頭來幹了。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俄軍遺棄了塞瓦斯托波爾廢墟。之後，亞歷山大二世政府不得不同意在給俄羅斯預先提好的條件的基礎上，在巴黎進行談判，黑海的「中立化」，也包括於這些條件之內。

依照一八五六年三月三十日所簽訂的巴黎條約的第十一條，黑海被宣佈爲中立的，和對所有各國人民的通商航行開放的海了。沿岸國家和其他所有國家的軍艦之進入其港口和水面，都「形式上和永遠地」被禁止了。按照第十三條，在黑海海岸上，禁止保持作爲「無的放矢」的海軍兵工廠了。

附於這一條約之後的，還有關於韃靼尼爾和博斯破魯斯海峽制度的公約，這

一公約基本上是一八四一年的公約的再版。附於和平條約之後的另一公約，規定了俄土兩國可以擁有的軍艦的數量和噸數：每艘載重量不超過八百噸的汽艦六艘，每艘不超過二百噸的輕型汽艦或帆艦四艘。

這樣一來，在一八五六年的『海峽公約』中，包括有使俄羅斯的利益受到損失，和與巴黎條約基本條文相抵觸的條件了。如上面所述，依照和約第十一條，對一切國家的軍艦通過海峽，都是『形式上和永遠地』被禁止的；可是按照公約的第一條，這一禁止只是當土耳其未與任何一國處於戰爭狀態的和平時期才生效。這就給予了土耳其變為自己的政策底工具的西方列強，有可能在與俄羅斯衝突時，對土政府施行所需要的壓力，並利用軍艦進入黑海的權利，襲擊未設防的俄羅斯的海岸。在巴黎和約簽訂後，很快地英法奧三國相互間，又補充地締結一個協定，依照此協定，盟國的武裝力量，必須保護對俄羅斯是枷鎖的和約條件不受任何破壞和改變。

六十年代中，俄政府力求修改一八五六年的和約的苛刻條件的屢次企圖，都總

是遭到英國內閣的最強烈的抵抗。當駐倫敦的俄大使，在與英外交大臣羅塞爾談話中，觸及關於取消巴黎條約的有關黑海的條款時，羅塞爾斷然拒絕答覆他，他引以為據的是，「任何內閣也不會決心採納這一建議，因為它不能用某種完全與其讓步相符合的有利買賣，來辯解這一行動。」

只是在七十年代之初，隨普法戰爭所形成的有利的政治情況，才允許了俄羅斯的外交順利地解決了關於取消巴黎條約的拘束條款的問題。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俄羅斯的外交領導者戈爾契可夫，向簽訂巴黎條約的各國送致了同樣的緊急公報，他在其中宣稱，俄羅斯不再承受限制其在黑海的主權權利的義務的約束。公報中指出，如五十年的經驗所示，由這一條約和其附約所規定的黑海的「中立化」，不僅沒有保證和平，而且給俄羅斯造成最大的危險。土耳其保持了在阿爾亨伯拉格和海峽中無限制地保有軍艦的權利，英法有了將自己艦隊集中於地中海的權利。一八五六年的條約所未預見到的裝甲艦底出現，大大地增加了雙方在海軍力量上的不平等。土耳其和各大國自己，不只一次地撕毀了條約，因此

條約也喪失了自己先前的意義。在自己的緊急公報中，戈爾契可夫，毫未提及海峽制度的修改，但牢牢地聲稱，俄羅斯不打算再限制自己在黑海的海軍武裝。

以心平氣和但是堅強的語氣出之的戈爾契可夫的公報，在國外的外交家中引起了警愕。英外交大臣格蘭威爾侯爵，將其比做一枚炸彈，炸掉了格蘭斯東（英首相）和其同僚的任何期待。英內閣之茫然若失，表現於其冗長的覆文中，戈爾契可夫曾說這一照會更像『國際法的論文』。格蘭威爾沒有作直接的拒絕，他堅持將這一由俄羅斯喚起的問題，交由國際會議討論。同時在與俄大使談話中，他毫不隱諱地暗示着有戰爭的可能性。格蘭斯東受了在大陸上發給他的『小店主』底叫喊，深為怒不可遏，因此也就努力裝做勇敢。他的好戰情緒，為一部分仇俄的英國報界所支持。

但戰爭並沒有因此開端。格拉斯東和格蘭威爾不得不相信，在當前政治條件下，是沒有可能找到進攻俄國的盟國的。土耳其是太弱小了，又加之蘇丹害怕斯拉夫人的起義。法國是被打垮了，預見了和平談判的俾斯麥，在與俄羅斯宮庭

「玩把戲」，奧地利也是站在普魯士的立場，而此時與英國處於衝突地位的美政府，建議與俄政府軍事同盟，並甚至準備將美艦隊派到黑海，以對抗英國的艦隊。

戈爾契可夫有一切的根據，認為自己的立場是十分有力的，因此，他同意將由他所喚起的問題，交給應在倫敦舉行的各大國的會議。同時戈爾契可夫申明說，俄羅斯之拒絕在黑海的武裝力量方面受限制，已具有法律的力量，會議應當只是將這一法令由單方面的變成國際的。

實在的，在未來會議底參加者之間的預備談判中，所有強國都已達到同意，對於俄羅斯所採取的關於取消巴黎條約之限制條款的決定，不加討論，而只是製定在未來改變國際條約的程序中。可是在一八七一年一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四日進行的倫敦會議上，英奧的代表却力求建立這樣一種海峽制度，它使海峽對俄羅斯是封閉的，但給予非黑海國家的軍艦有利用海峽的可能性。英奧代表抱着這一目的，建議在那應當改變巴黎條約有關各條的關於海峽這一條中，加進一保留條件，這一保留就是，「在土帝國的安全迫使其承認非沿岸國家的軍艦的出場為必

要時的這一唯一情況下，蘇丹有權出之以臨時的非常手段」，對非沿岸國家開放博斯破魯斯和韃靼尼爾海峽。

在這一句話的五個字中——非沿岸國家——，隱藏了人工製就的外交的圈套，這一圈套的意思，俄羅斯的全權代表不是一下就了解的。他把『非沿岸』這一概念，關聯到在該條上所談及的海峽上去了。從這一觀點看來，除土耳其外，一切國家都是非沿岸國家。可是西方外交家們，把『非沿岸國家』概念，給予了另一解釋，他們認為『非沿岸』應當解釋為不是對海峽而言，而且對黑海而言，雖然在該條中沒有提到黑海。在這一解釋下，得到了（這正是英奧所希求的），在非常情況下，蘇丹獲有將海峽開放給除俄羅斯而外的一切國家的軍艦的權利。而俄羅斯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能染指海峽。戈爾契可夫和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之明白海峽這一條的寫法的有意的曖昧性，已是在俄代表在會議上同意將這一條包括於海峽制度以後。對俄羅斯的意外幫助，是來自土耳其方面，深使其以往的盟國驚異，土代表開始頑強地堅持要把『非沿岸國家』字樣代之以『友好國家』，因為

他在前一種語句中，看到了對蘇丹自由意志的束縛。就這一句話所引起的爭論，拖了約兩月之久，並威脅了會議的破裂。歸根到底，是通過了一般說來近於土國建議的寫法，但終究是極少有利於俄羅斯的。

這一條，其最終形式，是如此敘述的：「一八五六年三月三十日特別公約所規定的，封閉韃靼尼爾和波斯破魯斯海峽的原則，依然有效，並允許蘇丹有可能在平時開放上述海峽給友好和同盟國家的軍艦，在當土國認為這對於保證一八五六年三月三十日巴黎條約的決定為必要時。」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四日，倫敦會議閉幕了。

縱然新公約規定了完全不能使俄羅斯滿意的海峽制度，應當承認，被戈爾契可夫所稱做「俄羅斯歷史的可恥一頁」的巴黎條約的限制條件之取消，乃是俄羅斯外交的巨大勝利。從這時起，黑海艦隊開始復興了，這一艦隊的歷史，是與烏沙可夫、拉查列夫、伊斯東敏、拉辛莫夫、戈爾尼諾夫等超群出衆的海軍將領的名字分不開的。但建立一能保衛俄羅斯黑海海岸不受海上攻擊的強大的黑海艦

際，在俄羅斯的經濟和技術的落後性下，是一極爲長期的事業。繼續嫉視俄羅斯的每一政治勝利的西方強國，意圖保持現行的海峽制度，這一制度禁止俄羅斯的軍艦經由海峽通行，而對俄羅斯不保證外國艦隊之出現於黑海。

◎在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戰爭進程中，西方列強的這一意圖，充分明顯地被證實了。在英國，人們非常害怕，軍事勝利的結果俄羅斯會要求開放海峽，還在戰爭開始後三週即一八七七年五月六日，英外交大臣德爾比侯爵，送給俄政府一個照會，他在其中申明說，「鑒於歐洲批准的經由博斯破魯斯和韃靼尼爾航行的規章，在英王政府看來，是健全而有利的，根據它的意見，要在其根本部分上修改這一規章，是存在着重要的困難的。」

戈爾契可夫方面，在給駐倫敦的俄大使的祕密訓令中，這樣地敘述了自己對於海峽問題的觀點：「海峽的政治情況，要求着依正義的精神修改它。根據協定，平時封閉的黑海，在戰爭情況下，開放給所有敵視俄羅斯的艦隊，這一協定，是從不信任和敵視的情感中設想出來的。俄羅斯雖然是密接於黑海的，並

未享有任何安全的保證，而同時這一個海，僅屬於兩個海岸領有國，就正義而言，應是平等開放給它們兩國。爲了和平和均勢的利益，最好是以防止黑海受到海峽的不正常和非常狀況的後果，根據共同協議解決這些問題。」當俄軍越過多腦河時，英國軍艦開始在比斯開灣集中，而在馬爾他島上，英國人已開始準備陸戰兵團。駐柏林的英大使羅塞爾公然向俄大使申言說，「英國輿論界」不能與這一思想調和：俄羅斯軍艦在海峽開放下得以進出於黑海。

戰爭結束前不久，在俄國外交部中，編製了關於那些擬遞交土政府的和平條件的備忘錄。海峽問題在其中是這樣被敘說的：「對外國軍艦封閉海峽的原則，依然有效；然而，黑海沿岸的國家，其軍艦有同樣通過海峽的權利；蘇丹必須發給每次爲通行所必要的許可證。」

經驗使俄政府深信，要將黑海海軍達到爲他可以順利地保衛俄國海上邊界的規模，光用當地器材是沒有可能的，在任何情況下，這都需求很爲長久的時間。因此就計劃了，以後黑海海軍，以在波羅的海造船所建造的或在國外購買的新

的艦船來補充。規定俄國軍艦有同樣通行海峽的權利的草案，也是估計到了這一可能性。這是一種防禦的手段，而絕不是與英國在地中海作海上競爭的傾向的表現。

但是這些在付出重大犧牲的勝利戰爭的結果下所提出的俄國的低微要求，引起了英國方面極為相反的態度。在海峽問題中，英國對俄國要求抱這種態度的原因，就是英國在東方外交政策的特點，這個外交政策的特點幾乎是在整個十八——十九世紀期間為英國所牢為堅持住的。英國的歷來政策，都把挑起俄土之間的敵視，看作鞏固自己在東方諸國中的影響的手段之一，可是他們也沒有信心，相信這種政策將會導致勝利。過去就有過這種例子，如在俄土之間締結同盟條約的時候（一七九九、一八〇五和一八三三年）。如果這種條約重新締結的話（而這類似的^①可能性，是現實的，因為它符合於俄國和土國的利益^②），則旨在使俄土關係尖銳化的英國底傳統政策，就會遭受失敗的。這就是為什麼英國，以及跟隨其後的奧大利，作一切的努力，不讓俄土之間直接和平談判的緣故。當俄土

終於相互間締結了和平條約時（在君士坦丁堡郊外聖斯特凡諾），英奧在俾斯麥的支持下，努力求得修改這一條約。

在柏林會議上（一八七八年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三日），聖斯特凡諾的和平條件被修改了，俄國根據其與英國的被迫的協議，贊同了毫不修改的一八七一年倫敦公約所規定的海峽制度。

在柏林會議的一次會議上，英國外交大臣梭斯貝里侯爵突乎其來地申明說，「大英帝國對海峽的封閉這一課題所承擔的義務，總起來純是對蘇丹的義務，即是因此尊重其適合現存條約之獨立的決定的義務」。俄國全權代表回答這一點時反駁說，對於海峽的規定，乃是所有簽字國家的義務。這種說得非常曖昧的梭斯貝里的申明，引起一般人的莫名其妙。僅是後來在一八八五年，因俄英衝突事件，在貴族院中討論派遣英海軍到黑海的可能性的問題時，梭斯貝里才解釋了自己在柏林會議上所作的申明。說起來，他的意思就是，英國對韃靼尼爾的義務，是對蘇丹本人的義務，而不是國際性質的義務。這種解釋給予英國以可能性，在

這一或另一藉口下把自己海軍派到黑海。

這樣一來，根據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條約，以及依照一八四一、一八五六和一八七一年的協議，俄國是被剝奪了使自己軍艦通過海峽的權利了。

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時，海峽對俄國海軍的封閉，將俄國置於非常艱難的境地，因為黑海海軍被剝奪了參加對日作戰的可能性。

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事件，又一次證明了，海峽對於保衛俄國的南方海上邊疆有着巨大的戰略意義，證明了爲着保衛黑海海上的安全，一八七八年的和平條約是絕對不可接受的。戰爭開初，一九一四年八月十日，當土耳其還形式上是「中立」國時，德國的軍艦（戰鬪巡洋艦「戈本」和輕巡洋艦「布列斯勞」），就經由韃靼尼爾鑽進了馬爾馬拉海，並於一九一四年十月積極地參加了對俄國海軍和黑海沿岸城市的戰鬪動作。土耳其就這樣站在德國方面，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如衆所周知的，忘却了歷史的教訓，又再次使當時的土耳其受到了慘重的失敗。

六 蘇聯和黑海海峽問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和其同盟國之被粉碎，將黑海海峽歸由協約國管制，後者即利用此以追求對俄國南部的干涉。

協約國企圖在法律上鞏固自己的優勢，強迫土政府接受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色佛耳條約。可是凱末爾所組成的新政府，沒有承認色佛耳條約，並走上了鞏固與蘇俄的友好關係的道路。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於莫斯科簽定的條約，建立了「基於雙方相互有利的永久誠懇的相互關係和不受破裂的真誠的友誼」。關於黑海和海峽的國際制度的問題，在一九二一年的條約中，是這樣解決的：「爲了保證海峽的開放和自由通行海峽，以利各國人民的通商關係，締約雙方，同意將黑海和海峽的國際制度的最後方案，交給由沿岸國家的代表所組成的特別會議，其條件是，會議所作出的決定不使土國的完整主權，以及土國和其首都——君士坦

丁堡——的安全，受到損失。」

可是在民族戰爭結束後，凱末爾政府拋棄了這一原則。在製定協約國和土國間的和平條件的倫敦會議上（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商討海峽問題的，不僅是各黑海國家，而且有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國家。蘇聯的死敵英外交大臣凱爾遜侯爵，把取消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的俄土條約，特別是其涉及海峽的部分，作為會議主要任務之一。凱爾遜力求成立這樣的海峽制度，在此制度下英海軍隨時可以出現在黑海。

蘇聯代表團，在會議上指出了海峽對於蘇維埃共和國的巨大的生死攸關的意義。在戰前，從俄國輸出的全部糧食，有百分之七十是經由亞速海和黑海的港口。對於保衛蘇維埃國家南方邊疆的安全，海峽有着更其巨大的意義。蘇俄代表團向會議提醒了國內戰爭的最近的事件，即協約國幫助白衛軍，派遣自己的軍隊和海軍到黑海，並侵佔了一系列的蘇俄的港口和城市，其中有奧得賽、尼古拉也夫、黑爾松、塞瓦斯托波爾、巴統。因此蘇俄代表團堅持對於軍艦和武裝船隻

不准通過海峽，除土耳其外，在平時和戰時對一切國家的軍用飛機也不准通過海峽。

蘇俄代表團的建議是極其溫和的；這些建議其中包括了明明對蘇俄不利的地方，蘇俄依舊被剝奪了將黑海海軍的軍艦調到其他海上的權利，但是蘇俄政府作了這種妥協，僅以在近東造成更為寧靜的情況，和鞏固黑海區域的安全。

凱爾遜利用會議的其他參加者的支持，反對蘇俄的建議。在這一期間，在大會幕後，與土國的勾搭作好了，以其他問題上對土國的讓步，換取了海峽的協議。結果，會議通過了英國的協定草案。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簽訂的洛桑海峽公約，規定了海峽的非軍國主義化，和一切國家的商船和軍艦，無論平時和戰時的通行海峽的自由。借着這一點，強大的海軍強國的英國，獲得了時刻在黑海威脅蘇維埃國家的可能性。

蘇政府拒絕批准洛桑公約。以後土耳其不止一次地提出了關於修正作爲破壞其主權的洛桑公約的問題，但英國千方百計地反對修正。只是在一九三五年，隨

着英土的開始親近，英國才對召集新的會議表示自己的同意，此會於一九三六年舉行於蒙特婁。在會議上，英國代表團提出了旨在反對黑海國家首先是蘇聯的利益建議。英國的代表，堅持承認黑海為『國際公海』，反對在非黑海國家的軍艦進入該海方面上，有任何的限制；根據英國代表團的意見，軍艦經行海峽的條件，對於黑海國家，以及非黑海國家，都應是一樣的。英國代表們爲了證明將黑海開放給非黑海國家的軍艦自由進入的必要性，所提出的根據，是令人奇異的，他們申言說，軍艦應當被派到黑海去，以搜尋自行改變捕魚地點的英國的漁民……。

英國代表團關於黑海和非黑海國家在通行海峽上的權利的平等的建議，立刻受到了日本代表團的支持，後者申明說，它同意在軍艦通行海峽的條件上，任何的甚至是最嚴酷的限制，只要是在這方面，任何的便利條件不答應給黑海國家就行。

土耳其的代表團，在會議上不僅沒有表現了護衛黑海國家的利益的意向，而且

很明顯的，它自己決心利用公約的修改，以阻碍蘇聯黑海海軍的發展和自由的移動。只是由於蘇聯代表們的堅定立場，才達到在爲土國代表們所支持的英國方案中，加入了重要的修正。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日於蒙特婁締結的公約，恢復了土耳其對海峽的主權，在海峽的軍備上，取消了對它的任何的限制。洛桑會議關於一切國家的商船通行海峽的自由決定，是被批准了，但對於非黑海國家的軍艦，公約規定了限制：對於這些國家，允許其進入黑海的，只是輕型水面軍艦，同時非黑海國家在黑海中的軍艦的總噸數，不應超過三萬噸，而其中一國之軍艦，不應超過二萬噸。

雖然在公約中有着從黑海國家的觀點看來是某些好的規定，它終究是沒有防衛了黑海國家的合法的利益。海峽的警衛，平時和戰時都全歸土國，它成爲了執行公約的唯一監督者和唯一的保證者。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事件表明了，土政府絕沒有保證確實地執行公約，也沒有關心防止其目的，在於敵視黑海國家的利用海峽。戰爭期間，許多次都是這樣的，不顧土國的中立，德意兩國將自己的

戰艦和補助艦開過海峽，隨後這些軍艦船又參加了對蘇聯的作戰。蘇聯政府，就當時與蘇聯和其盟國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利用海峽一事，幾次地對土國提了抗議，可是蘇聯政府的這些抗議，並沒有使德意不將自己的軍艦和補助艦開入黑海。譬如，這只要指出德國的快速登陸艇於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年之不止一次的通過海峽，就足夠說明了。蘇聯最高統帥部，致慮到由於與蘇聯和其盟國作戰的國家之利用海峽所產生的現實的威脅性，不得不從主要戰場調走很大數量的兵力以保衛黑海地區。這樣一來，締結於蒙特婁的海峽公約仍不能防止敵國在爲了達到軍事目的而利用海峽反對蘇聯和其盟國，因此，破壞了公約的條件的土政府，對此不能不負有責任。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蘇英美三強的柏林會議上，通過了決議，根據此一決議，締結於蒙特婁的海峽公約，應當作爲不符合現時條件的公約而加以修正。依據會議的這一決議，三政府中的每一政府，都應當就該問題與土政府進行談判。

一九四六年八月，蘇聯政府向土政府送達了一個照會，其中提議以下述原則

出發。建立對於海峽的新的制度：（一）海峽應永遠開放給一切國家的商船通行。（二）海峽應永遠開放給黑海國家的軍艦通行。（三）除了特別規定的情況外，非黑海國家的軍艦，一律不許通過海峽。（四）作爲進出黑海的唯一海上道路的海峽制度的建立，應當是土國和其他黑海國家的專有權。（五）土國和蘇聯，作爲最爲利害攸關和最能保證海峽中的航海自由貿易和安全的國家，以共同的辦法組織海峽的防禦，以防止其他國家利用海峽於與黑海國家爲敵的目的中。

八月二十二日，土政府將回覆的照會送給了蘇聯政府，其中大部分是企圖說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軸心國的軍艦和補助艦通過海峽的具體情況。在土國政府的照會中，含有毫無根據的斷言，好像在這次世界大戰中，敵國軍艦之通過海峽，並未將蘇聯的安全置於威脅之下，並且土國好似實行了警衛海峽的任務。

在蘇聯政府於八月七日照會中所提議作爲建立新的海峽制度的五大原則之中，可以在八月廿二日的照會的基礎上判斷出，土國沒有反對頭三條原則。縱然它指出，在今後它將對此作出某些保留。

至於八月七日蘇聯照會的其餘二條提議（提議承認海峽制度的建立，應是土國和其他黑海國家的專有權，和提議土國和蘇聯以共同的辦法組織海峽的防禦），則土政府沒有採納它們，特別是指出，最後一條提議是與土國的主權不相容的，指出它好像消滅了土國的安全。

九月廿四日，蘇聯駐土國的代辦，受蘇政府的委託，交給了土共和國外交部長以對土政府八月廿二日的照會的覆文。在這覆文中，蘇聯政府對土政府準備將蘇聯提議的頭三條採納作爲基礎一事，表示了滿意。同時蘇聯政府詳細地談到了引起土政府方面反對態度的其餘兩條。蘇聯政府提起土政府注意作爲內海的黑海的特殊狀況。這就是意味着，黑海海峽乃是只通向某些黑海國家海岸的海上道路。因此，蘇聯和其他黑海國家，比非黑海國家更爲應當關切黑海海峽制度的調整。是一樁極爲自然的事情，通向內海的黑海海峽作用與伯直布羅陀海峽或蘇彝士運河這種主要的世界海道的作用，是完全不相同的。

蘇聯政府確證自己的意見，只有以共同的辦法，蘇聯和土國才能保證海峽中

航海的自由貿易和安全，同時蘇聯提議的實現，是不損及土國主權的，而只是保證海峽更有可靠的防禦，以利於土國和其他黑海國家。

蘇聯政府所提出的建議底正義性，是為多世紀的全部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這些經驗明顯地表明，海峽的警衛對於黑海國家的安全，有着何種巨大的意義。歷史的經驗也表明，土國自己無能組織十分可靠和鞏固的海峽的警衛，蘇土共同的保衛海峽，如在拿破崙戰爭時代所有的一樣，是完全符合兩國的利益，並能保證它們黑海領土的真正的安全的。

蘇聯過去和現在都永遠是尊重各國人民的主權，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和九月二十四日致土政府照會中所敘說的蘇聯政府的建議，毫不喪及土國的主權。這些建議完全符合於兩國的利益，兩國都是對於保證黑海地區中的應有的安全，同樣的利害攸關。這些建議，也和蘇聯的整個外交政策一樣，是朝着一個單一的高尚的目的——建立各國人民的鞏固的和平和全面的安全的。